

苏南到重庆赴任的前一晚,国防二厅的几个与苏南一样身份普通的参谋组织了一场聚会,为苏南送行。这些参谋平时和苏南一样,都是无权无势没有背景的同类,在机关里混日子,靠薪水养活一家老小,饿不死也发不了财。平日看着那些有背景有关系的人,从机关里调进调出,到下面先谋一个不大不小有实权的职位,尽力捞着各种好处,再把这些好处转化成打通关系的硬通货,提着它们打点上司或上司的上司。用不了多久,一纸任命就又调回了机关,这一出一进便不再是原来那个放屁都不响的小参谋了,而是有职有权的上司。只要有职有权就能捞到各种好处,好处再转化成权力,周而往复就形成了一条良性向上的阶梯。

这些无职无权的参谋们因为谋不到权力捞不到好处,只能在原地踏步,或做梦等待奇迹的发生,眼下这天上掉下的馅饼就落在了苏南的头上。大家都知道,苏南的妻子是政府的普通工作人员,苏南也没有靠山,更没有多余的钱财去送礼,属于混日子的那种人。别看国防部二厅的衙门不大,不显山不露水的人却很多,出其不意地就有人提拔了。两种泾渭分明的人,就形成了两种阶级和两种阵营。苏南突然成了他们眼中的另类,级别没有得到提升,还是中校,但却是副站长了,职务加带了长,手里的权力就和他们这些普通的参谋们不可同日而语了。他们在苏南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。

那天晚上的送别宴持续到很晚,这些平时关系处得还算融洽的参谋们不断地给他敬酒,说些花好月圆的话,清醒的王参谋还附在耳边向他请教:老

·长篇小说·



## 一世机密

·石钟山·

兄,给哥们儿透露一下你是如何让上级看上你的?他笑笑,举杯回敬。他知道与这些参谋以后还免不了打交道,有时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许就是有价值的情报。问的人多了,他只轻描淡写地回一句:我就是那个得利的渔翁罢了。

重庆站副站长人选的变动,许多人都是知道的。以前的人选都是保密局内部人员的交流,前两次刚提名被人告了状,内容还确凿无误,这就让毛人凤无法可说了。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屎,洗也洗不清了,也只能从外部找来一个人。

酒局进行到一半的时候,苏南到酒店前台给梦瑶打了一个电话,告诉她自己可能晚一点回去。按理说以他和梦瑶的级别家里是不会给装电话的,只因梦瑶的工作特殊,朱秘书长批准,中央政府从重庆迁回到南京后就给他家里安

装了电话。

苏南从酒店里出来,被夜风一吹,酒劲儿就醒了一半儿。此刻,他心里是踏实的,组织交给的任务有了眉目,自己马上就要去重庆赴任了。梦瑶的下线联系人组织自有安排,就等他到重庆后接受新的任务。想着即将和妻子告别,苏南心里隐隐地有了一些别离的伤感。自从组织安排他成为梦瑶的联络人后,他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她。而这种夫妻加战友的关系,让他们的感情也不断在加深。深入到敌后工作的他们,更多的时候就像一叶扁舟漂泊在风大浪急的海面上,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让他们的心连接得更为紧密,知道彼此才是信得过的人,这种特殊时期的相依相伴,让他们的爱情更显得弥足珍贵。

他从马路拐进一条胡同,再走几个台阶,向前右拐就到家了。想着今晚和妻子告别的场面,竟有了几分期待。他整理了一下衣服,呼吸了几口深夜的空气,正准备上台阶时,突然拐角处蹿出来一个人影,直奔他而来。他还没有反应过来,那个影子就蹿到他身边,没头没脑地把一个锋利的东西刺进他的胸膛。还没来得及喊叫,人影就向阶梯下跑去,他捂着胸口回头看了一眼,发现人影已经消失在他的视线里。苏南没有觉察到事情有多么严重,以为自己只是遇到了一个酒鬼或者是小偷,他气喘着走上几个台阶,来到家门口的光亮处,才看到自己满手是血。他跌撞地敲响了自家的门,梦瑶似乎一直在门口等待着他的归来。门刚敲响就被打开了,梦瑶看着他的样子惊呼了一声。他随之跌倒在屋内的地上。

梦瑶慌忙中拿出毛巾去堵他受伤的胸口,涌出的血水怎么也堵不住。苏南这才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,冲梦瑶最

后说道:快把我受伤的情况报告给组织。只说了这一句话,人便晕了过去。

苏南受伤的消息是夜半时分通过梦瑶新的联络人传达了出去。苏南都没给梦瑶机会把他送到医院就死在了她的怀里,身上流出的血湿了她的半边身子。此时的梦瑶脑子里空白一片,来不及悲伤的她不知道下一步组织将做何安排。想到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,悲伤的情绪就被另外一种焦虑所替代了。苏南的牺牲自然是组织秘密的一部分,她不敢惊动任何人。

她传递出去的信息是苏南昏迷不醒,现在她急于要把他死亡的消息再次传递出去。加入地下党组织,她和苏南的一切事情都不再是个人私事,需要及时向组织汇报。来不及多想,换好衣服,她匆匆走出家门。

3

一艘开往重庆的客轮上,中共地下华东局的王特派员和苏北躲在一个独立的客舱内。

王特派员接到上级指示,上船与苏北会合。他的公文包里装着关于苏南的所有资料,苏南一直是他的下线。苏南在考入浙江特训队前就已经是地下党,让他考入特训队也是组织的一步棋。为了培养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,不仅需要时间,还需要耐心。苏南作为一枚棋子就是在那时被埋到敌人内部的。

(选载之四)



(《一世机密》,  
作家出版社 2024年  
12月出版)



### 2024“全国小小说 钻石奖”入围作品展

主办:北京市微型小说学会  
“中作黄埔”微信公众平台  
“趣微口袋”微信公众平台  
联办:《作家文摘》报社有限公司  
栏目主持:季冉  
特约主持:王炬 邓玉清

我喜欢看炊烟,一缕一缕在风中慢悠悠地飘,感觉自己就像腾云驾雾的神仙。只是这种感觉并不美妙,我左脚一抬,右脚一滑,还没起飞,就掉进烟囱了。

槐树沟的土窑洞多,这家烟囱在那家院墙外,那家烟囱在这家小路边。烟囱深,出口大,像漏斗。若是横过来,能容一头牛。掉进烟囱的那一刻,不爱说话的我大叫了一声,歇斯底里的那种。突然,一只大手抓住我的胳膊,向上提,我就有了飞的感觉。不过,只是飞了一下,就摔在地上了,生疼生疼的。我哭了。我的哭声太大,引来全村人。

我上来了,抓我上来的手不见了,烟囱也不冒烟了,堵了。堵烟囱的应该是救我的那个人。这人是谁?我不知道,谁也不知道。

村邻们有办法,一家一家查对,人都在。那掉进烟囱的人是谁呢?有人质疑,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有人掉进去呢?那会儿,我不哭了,用五岁半的声音说:“玉环。”我的话似乎响了点,引来所有人的目光。那目光交织在一起,像一束光,带着风,热辣辣地喷过来,能把我融化。

我说的玉环不是玉,也不像环,是

## 玉环

·王宇·

槐树沟的女人。当然,玉环的长相不在闭月羞花之列,就是一个村妇。村邻都说玉环不好惹,谁看见谁烦。可我不这么认为。于是,村里人就说我傻。不过,我也真傻,头大,身子小,遇到人都是死盯,没话,顶多“嘿嘿”一笑。

按辈分,玉环是我婶,可叫玉环婶有点别扭,就直呼玉环,更好听。玉环婶常常绷着一张脸,唯有我叫玉环时,她才咧嘴一笑。

村里的后生们娶媳妇,要设宴款待村邻。槐树沟有个风俗,婚宴吃饭的碗,谁吃谁拿走,带回家。玉环初嫁到槐树沟,扯掉红盖头,拦在大门口,“你们都把碗拿走,我家用啥吃饭。”她双手叉腰,手指乱舞,又说:“你家不娶媳妇了?”村邻们愣住了,一个个嘟囔着,不情愿地把碗放在桌子上。

我把碗塞进背心里,像个不成熟的孕妇。我仰起大脑袋,一脸认真地说:“新媳妇长得真好看。”玉环双手捂嘴笑了,村邻们也跟着解嘲似的大笑,我乘机跑出大门口。槐树沟多少年的风俗被玉环给弄丢了,她的名字被村邻们沉在心底。村邻们满腹心事,刚过门的玉环就这样子,槐树沟以后的日子就是鸡飞狗跳墙了。

烟囱口围满了人,一个个伸长脖子往下看,黑咕隆咚,什么也看不见,什么声音也听不见。偶尔有烟尘飘上来,呛得村邻们纷纷后退。

每年九月九,槐树沟人有吃油糕的

习惯。三婶没油,去玉环家借。玉环让三婶在炕头上坐,打开坛子给三婶盛了一碗麻油。秋后,三婶榨了麻油,来玉环家还油。玉环的手指在碗沿上比画了一下,黑着脸说:“我借出的麻油离碗沿一指高,你还回来的离碗沿两指,少了,不行。”三婶的脸红了,红到脖颈,扭头回家补上。

三婶是个“大喇叭”。村邻们不想惹麻烦,都让着,可玉环没惯着。三婶逢人就说,玉环乘她不注意,把麻油喝进肚子了,又说玉环用小碗借出,用大碗收回,还说玉环的碗端得不正。我举着大脑袋,一旁听着,不说话,“嘿嘿”笑。我担心三婶听不见,提高嗓门,多笑了几声。三婶瞪着眼,“傻瓜,你懂啥,滚。”我没滚,不再笑了,死盯着三婶。三婶干咳了几声,说忙,就走了,走得快。

我风也似的跑回家取手电筒,递给三婶。三婶嫌弃地看着我,随手朝烟囱里晃了几下,“哪有人?你个傻瓜!”就把手电筒塞在我手里。我手小,攥不紧,差点掉进烟囱。

那年头,日子都不好过,我家更穷。说是看炊烟,其实我是想闻一闻从烟囱里冒出来的饭香。路过玉环家,只要她看见我,一准儿会给我半个窝头,或者一个滚烫的煮红薯。她的脸上总是爬满汗珠。她是槐树沟唯一不说我傻的人。

春播的时候也是槐树沟青黄不接的时期。玉环又给我吃了一个煮红薯。她像是自言自语,又像是问我,“今年田里种什么好呢?”在玉环面前,我没有语

言障碍,几乎是脱口而出,“栽红薯,红薯甜,好吃。”玉环笑了,我也笑了。我的笑声不是“嘿嘿”,而是“呵呵”。

入秋,还没开镰就要开镰时,下了一场冰雹。槐树沟人从没见过那么大的冰雹,鸡蛋一样,铺满田间地头。糜子谷子高粱玉米就剩光秃秃的秸秆在风中摇曳。红薯藏在土里睡觉,啥事没有。玉环家大丰收。

我喜欢看炊烟,玉环仍旧给我吃煮红薯。玉环站在村口,喊了一嗓子,“一人一筐红薯,来我家取。”喊完这一嗓子,想了想,感觉少了什么,又喊了一嗓子,嗓门更高,“不白吃,哪年你家收成好,还我。”玉环的嗓门真高,我是捂着耳朵听的。这一次我没说话,哈哈大笑,笑了好长时间。玉环弯下腰,拍拍我的大脑袋,估计也想叫我一声傻瓜,却没叫出口,匆匆赶回家了。三婶没有取红薯,是玉环送过去的,多送了一筐,说那一筐不算数。

我知道村邻们不会理睬我。我拿着手电筒,趴在烟囱口,往下照,看见了玉环的花格子布衫。我哭了。好像是哭声惊醒了玉环,她举起手,无力地挥动。我扭头看,三婶拿着一根麻绳,一头系在腰间,另一头扔进烟囱。

玉环离开烟囱的那一刻,我不哭了。我脱下缀满补丁的背心,一遍又一遍擦拭玉环脸上的烟炱。我傻里傻气,不会说感谢的话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不能让烟炱遮住玉环的光。

协办单位:广东省小小说学会、河南省小小说学会、陕西省精短小说研究会、中国微型小说(小小说)创作基地、东北小小说创作基地、北京键川文化中心